

冬日偶拾

一滴滴原本柔软的水,在屋檐上行走,慢慢变成串串坚硬的冰溜坠,如倒挂的竹笋,如房屋的鳞片,明晃晃地裸露在阳光下。这份晶莹,解析冬天的深切感受,又增添冬天的浓浓氛围。蓦地,几滴被融化的冰水,滴落进青石的酒窝,哦,这是阳光在啄食寒冷呀。

两只麻雀起得早,在枝杈间蹦跳,这岁月浪尖上的倾情舞蹈,舒展洒脱,颇有节奏,仿佛能跳出冬天的热闹;叽叽喳喳,清脆如歌,仿佛有说不完的快乐,给寂寞旷达的空间平添了许多灵气,如声声心灵的回响串入耳际,心中闪过丝丝惊喜。

三间宽的房屋院落,身披寒霜,缄默不语,这些乡亲们用汗水、热血打造垒砌的工程,站成村庄的地域标志。房屋院落热爱乡土,热爱来来往来的乡亲,见证他们年年月月,在锄头镰刀起落,锨把挥舞中,夯实了日子的宽度与厚度。这些场景让房屋院落心生感动,愿意在村中默默相陪和坚守。

村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原野,荒凉辽阔,这仿佛是大地最原始的面貌,呈现出土地最初的寂寥。乡亲们把成熟的庄稼藏进了粮仓,田垄里除过麦苗,基本上没有了植株的外套装饰,田埂里的杂草又回到了泥土最初的怀抱而变得干净了,田垄与田垄之间,除却了琐屑的细枝末节,尽是大地裸露的胸膛,毫不遮掩地袒露出实在和坚硬的土壤。

薄雾朦朦胧胧,清晨起来,渺渺茫茫,悠悠漫天,袅袅腾空,如轻盈的眷恋,若频频的回眸。可以看见逐渐厚重的白色覆盖屋顶,瓦楞上一层一层,树木和灌木形态更加奇妙,向四面八方伸展白色的枝干,一绺绺的细节大多被省略,一切由复杂变得简单,由纷繁变得概括。

冷空气像无数细小的爬虫,排队队,顺着衣服的缝隙,直往骨子里钻,窸窸窣窣地在骨髓和血管里来回乱窜,人瑟瑟发抖,不住地打冷战。空气里清清爽爽,时间久了,也能嗅出泥土的芬芳,一种长久的历史积淀。

迎风独立的大树,瘦骨嶙峋的枝节一览无余,交错的枝杆构成了树真实面目,简洁而精干,僵硬的枝条在北风中嗖嗖作响,一切的浮华和繁荣都被瑟瑟的寒意深埋,冬天就像季节的封面,用冷峻装订了四季的厚重。

我在某些时候,不喜欢冬天,因为寒冷,冬天会把我和所有冰冷的没有生命的物品以及猪、猫、狗变成了一个模样。有时候我又喜欢冬天,它可以让我找到真正的自己。在这冗长的季节里,把盏忘喧嚣,握笔吟自足,在语言的优美意境中,得到了灵魂的温厚。在纷纷降落的寂静中,尝甜美的安宁。

我闭上眼,任凭雪花飘落在身上,那是一种脱俗的缥缈与空灵的意境之感。静立雪中,轻品那份清灵,欣赏一支节奏上佳、旋律优美的歌,如小巷一般久远的心情,幽香暗涌,从容,淡泊,静谧,安详,适合指尖轻触的时光静静流淌……



芒砀山怀古

芒山峙砀圣神王,四海名播大气扬。
沃野浮云龙吐玉,灵光泛影斩蛇装。
黄泉道上凿情洞,夜梦惊空穿雁梁。
文治武功别有论,豪门墨客各衷肠。

游云台山红石峡

焦作云台地质园,同心桥下胜江南。
龙盘岩梯天缠水,鼙鼓震雷水绕天;
飞挂漂白晴雨细,壁凿暗道露珠帘。
峡涯石剑唐王逗,此地何时大海滩?

注:云台山,国家五A级风景区,为我国著名地质公园之一,并已与美国大峡谷地质公园结为国际友好姊妹园。同心桥乃红石峡的奇观。

游栾川鸡冠洞

何生溶洞海空腾?游客长龙逐入宫。
进口冰寒心鼓,回时沸暖手敲钟;
千姿百态攀高恋,一吻千年凝尽情。
地下银河流碧影,蜡帘玉柱汉罗厅。



秋野放歌



立秋

让我们一起轻轻推开秋天的大门,掐指计算深翻、整地、播种、施肥、锄草和千年不变的赤诚;让我们一起轻轻推开秋天的大门,用执着的眸眸、粗糙的愿望和披星戴月的辛勤!当麦褐色的脊梁忽然感觉出风的清爽,当第一朵葵花燃起明亮的火炬,当水稻孕穗、棉铃吐絮……这一切都暗示着秋成熟的前奏在天地间怡然自得地流淌。哦,让我们用轻轻地脚步行走,切勿吵醒她甜美的梦。

处暑

是一个提示,提醒所有的晚蝉应该谢幕;是一个信号,催促所有蟋蟀和和虫赶紧登场;是一场舞台,让白云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在秋的河上漂流;是一首序曲,让绵绵的雨的西风的伴奏下将原野熟稔的气息,让所有的脚步在秋的版图上,昂首向前,生机焕发。

白露

秋的流水线上,白露与浪漫

紧紧相关。是从清爽的苍穹扯下的星星吧,以露的姿态把芦苇和丛林装点。因此,秋天的饱满才如此晶莹剔透,无边无涯。仿佛亮着一盏盏的灯,写满我们春梦里设想过的幸福。于是,想起那些“久远苍苍,白露为霜”的故事,想起从此后再也不用害怕岁月能拿走我们春日里播种的花,想起仍然有足够的时间让劳碌一年的憨厚的人们在最圆满的月下做一个最圆满的梦。

秋分

“古道少人行,秋风动禾黍”,所以,我可以凝神谛听一棵庄稼的絮语:关于它的同伴的许多已经破灭或者已经实现的理想。一切都在成熟,从林中到草地,从田野到山上;从白衣飘飘仙风道骨的棉花到金灿灿的稻谷;从喜庆的高粱到憨实的玉米;从不敢设想的希冀到一切有生命和呼吸的地方……它们的同伴,在清晨第一缕阳光下张开了笑脸,开始季节的奏鸣——糅合春天旷野呼啸的风及夏天滂沱

纵横的雨,凝聚成今天的交响,这般惊心动魄,这般气势磅礴。

寒露

收获后的枯萎不由自主,播种后的成长意味深长。露气寒冷,千里铺白。瘦瘦的燕翅驮着日光的残迹和风雨的斑痕飞向秋天的边缘。飞过寒山,寒山瘦成一首诗;飞过秋水,秋水瘦成一条线。穿越离别的感伤,不知何时南风才能吹出碧绿的草场?期盼早日飞回故乡,在粼粼水波上丈量我水的天一色的田园。

霜降

一群群果树伸出手臂,空洞地拨弄出季节的争弦;叶子已经被一秋风剥尽,果实正在聚集在摊前甜蜜地微笑。幸福已经入仓,未来的憧憬正沉默于地下。冬眠的、留守的都己按部就班,疲惫的脚步正推了最后一车收获回家,花头巾下隐约着一张美轮美奂的脸。只顾听他们点数光阴的故事,却忘记问:是谁在山冈最高的柿子树上悬挂了对冬祝福?